



慈云镇的米泡粑

□黄海子

十之八九繁华的乡镇上，总有一条老街默默地守望在那里。像每个村头都有的，守望着老家的一棵大树。这条老街一边经历着身处时代的繁华，享受着岁月静好；一边又细心地沉积着所处时代的痕迹。让你在某个日子里，想起它来，莫名地就被它沉积下来的物事，牵引着来到这里，闲步在它沉淀下来的时光里，让一些旧事，慢慢填满你的身体。在这些旧事的浸润里，那过去的旧时光，不让你感叹时光的飞逝，反倒给了你一种宁静，一种安然享受的温暖心境。

而老街的某一处，是你必然要去的。即使你什么也不做，但你会站在那里，让一些时光漫上来又退下去，然后才知足地离开。就像出差经过老家，即使没有时间回老家坐一坐，但目光，总要朝着老家的地方，驻停好一阵。在目光的驻停里，往事如车窗外疾驰而过的田野、树木，一桩桩地来，又一桩桩地去。在来去之间，心里有着失落，失落里又升起温暖。

每次从江津李市镇去白沙镇，经过慈云镇的时候，我都会将车停靠在停车场，然后步行去慈云镇的老街溜达一圈，再买点米泡粑，心满意足地离开。

慈云镇是我有记忆以来去的第一个场，是我的伯爷爷牵着我去的。伯爷爷会篾活儿，常去老家附近的集镇赶场卖他编的篾货。当天，伯爷爷见我一个人在堂屋的门槛上坐着无聊，就叫我跟他一起去赶场。伯爷爷牵着我，到了慈云镇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，生怕自己被挤不见了，就拉着伯爷爷的衣角，跟他一起卖篾货。伯爷爷卖完篾货，把我牵到一个粑铺里坐下，要了一大碗米泡粑，再要了小半碗酒。粑铺的老板与伯爷爷熟，送了伯爷爷一碟泡菜。伯爷爷递了一个米泡粑给我，说：“你吃，吃完了自己从碗里拿。”然后他就开始抿酒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吃米泡粑。米泡粑有我那时的拳头大，圆圆的，白得像我见过的雪，又像家的天空上待着不动的云。我咬了一口，像咬在了云上。我没吃过云，但我想那白白的云也不过米泡粑的软糯吧，说不定还没有这米泡粑的甘甜清香。我再看伯爷爷，他将米泡粑掰成两半，一半放回碗里，一半送进嘴里。送进嘴里的，被他慢慢地咀嚼。他那咀嚼的模样，是在咀嚼什么呢？对了，他也是像我当下

一样，咀嚼我的梦——咀嚼常常使我嘴角流涎的，在梦里吃到特别好吃的东西的梦。伯爷爷咀嚼一阵梦后，就抿一口酒。这一口酒抿下，就与米泡粑一起往肚里吞。他吞咽的时候，满脸的皱纹一下被一种光彩填平了，就像是梦被嚼碎后吞进肚里又从脸上的皱纹里溢了出来泛着光。伯爷爷脸上的光，像凛冽寒冬里他堂屋里常亮着的一炉炭火。

自打那以后，我就常常想着要和伯爷爷去赶场，特别是赶慈云场。我特别想吃那里的米泡粑。可是我的父母不准。父母不准我和伯爷爷去赶场，我就逼着父母要慈云场的米泡粑吃。但父母极少满足我的愿望。有些时候，我看见伯爷爷拿上篾货，知道伯爷爷是要去赶场卖篾货。就悄悄地跑去问伯爷爷，“今天你赶哪里？我好久没吃慈云场的米泡粑了。伯爷爷赶慈云场的话，给我买两个米泡粑吧，我想吃米泡粑了。”

其实伯爷爷赶场回来，经常会给我们买零嘴。他也买过别的集市上的米泡粑之类的东西，但我们都特别爱吃的，唯有慈云场的米泡粑。逢年过节，伯爷爷知道我们爱吃慈云场的米泡粑，总会端上一笊箕从慈云场买回的米泡粑出来，让我们“管够”。

吃着慈云场的米泡粑我们就长大了，长大的我们，慈云米泡粑的滋味就浸染进了我们的骨头里。慈云的米泡粑，只不过是大大米泡发过后，磨成米浆再沥干发酵，倒进一个个圆圆的木模子里蒸出来的而已。它像北方人家喜欢的面食，南方人每餐必食的米饭一般，只是每个日子的寻常之物罢了。

只是这寻常之物，却有别样的滋味——你若未曾远离故土，那寻常之物便如一日三餐般寻常；倘若常年在外漂泊，这寻常之物就会是你心里牵挂故土的一章引言。在这引言后面，乡愁会成为五味杂陈的鸿篇。匆匆几行，便已悲喜交加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站立读书台 念天地之悠悠

□冉杰

见来者”，独自一人寻觅唐风雅韵。穿过唐朝的未来者，却发现你孤单的身影依稀成了一条大唐文宗的诗骨。

而今面墙思过，却见四川诗人黄世海在树林中捡拾的一枚卵石，光滑却不圆润。摊在手掌上，被风雨剥蚀的不规则的条纹很像爬行的蚂蚁。我想，此时的我，就是一只找寻食物的蚂蚁，限于弱小的力量，我搬不动沉重的诗骨，只能在石刻前按下快门，吸取些许的营养。

上上下下的来者，心情万般沉重。石碑上的诗行却迸发出千般激情，真想舀一瓢舍得老酒醺醉天下的糊涂诗人，把所有的汉字拼成一首人间的咏春诗，就如明代诗人谢榛写下的“何处看春色，江城花鸟繁。射洪一樽罢，骚雅几人存”。

好一个“骚雅”二字，把诗里酒里，我在射洪等你的浪漫情调概括得淋漓尽致。

冷风而过，暖阳如春。

冬日的阳光，梓江如箭，射入涪江。两江相拥的来者书院，凸现在白墙绿瓦间。漫步在乡村的石板路上，鲜艳的三角梅零零散散地点缀一排古色古香的建筑。矍铄的耄耋老者，或在石板路上来回踱步，或在草坪上练太极，或坐在门槛边拣菜，或端坐在街边沐浴着初冬的暖阳，眼下的涪江平静得就像展开的书页，他们一起默诵着，是那般地专注，仿佛把自己大半人生沉浸在流水般的历史。对于我们而言，我们就是后来者，却不知我们也和他们一样，在找寻过去的古者。可惜的是我这位后来者却没有时间去来者书院读一读历史，翻一翻未了。于我而言，与几位作家漫步在双江村的街道，畅谈乡村的变化，目睹他的院落，又何尝不是在读一本深厚的现代史。双江村，一个时代的乡村典范缩影，居有其屋，人有其事，悠闲自在，不就是子昂“天下有危机，祸福因之而生。机静则有福，动辄有祸，夫百姓安则乐其生，不安则轻其死。轻其死则无所不至矣”的治国安邦理念吗。倘若子昂行路于此，定会怦然心动，必然兴奋而泪下。

沿着今冬的阳光走过，来到子昂八尺衣冠冢前。宽阔、安静的墓冢，沉浸在一片阴凉之中。我没带柏香或菊花，只能站在墓旁的公路上静静伫立，并点燃一根香烟，默默地用我毕生的虔诚向先贤大师深深地鞠躬。

生不逢时的子昂成了权臣之争的牺牲品，是时代的悲哀。在文宗室，你可以寻找其短暂而传奇的一生。平叛契丹的战场上献策进言却被贬为军曹，愤懑之心涌上心头，便写下了千古名句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。至今读之，令人肝胆俱颤。

墓冢前的几张圆形石凳，装不下一片山川湖泊，一张方形石桌也不过是纸上春秋。墓后一株粗壮的黄葛树，树枝相互纠缠，树叶相互簇拥，形成一个巨伞，罩住墓冢。子昂睡卧于此，纵看梓江湍流，横听滔滔涪江，耳边回荡金戈铁马的厮杀声，马蹄开路，金戈当笔，辽阔的战场，就是一页铺展的诗稿，刻印下壮阔的波澜。一代文宗以“安人治天下”的夙愿却成了权臣相争的冤魂，所有的功名利禄如涪江飘过的烟云。独自一人目视着子昂墓冢，久久不忍离去，就像在时间的河流之中，剧烈飘荡之下身心俱伤的撕裂与痛感猛地从脚底升起，好像大地的骨刺，一下就扎进我的身体，我不得轻轻吟出了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的虔诚的凄怆。

就是这种悲情，经过地火的煅烧，经过岁月的硅化，成了一种愈来愈硬的精神骨头。沿途的未来者，将把这块老骨头煎制一服药剂，治愈如我一样麻木的神经。

（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）

白茫茫的晨光刚铺满大地，风就从涪江扑面而来，冷飕飕地摠住路边的杂草。浓密的树林把石阶上的人影不断地筛选，阳光漏下的光斑被涪江拂过的风一扫而光。宽窄不一的涪江独自纵横在金华山下，零星的“岛屿”很像一根瘦骨。

那些错落有致的民房始终牵扯住袅袅的炊烟。晨曦里的炊烟，像一只不着色彩的风筝，在缓慢地扩散，又在扩散中盘旋，很像一位婀娜的女子，在布满纱帘的远方轻吟唐诗宋词。

踩着白辣辣的阳光，沿石阶而上金华山。金华山不高，但一鼓作气攀上山顶，还是累得气喘不已。幸好双耳灌满了黄庭坚、苏东坡、白居易、杜甫的赞誉声，就像娓娓道来的音乐，轻松回到千年初唐。子昂独坐读书台，书童捧起沉重的诗稿，双眼透出“高才怅望无处寻”的失望。

站立读书台，习习凉风掠过树丫，沙沙的风把我吹进唐朝。我仿佛就是那一位身材矮小的书童，陪一位“貌柔野，少威仪”的公子，独行千步来清静的新金山腰，果断放弃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”的豪侠梦，面朝浩浩涪江潜心诵读群书。琅琅书声惊飞了栖鸟，群鸟振翅而飞。其实，射洪与长安之间不过一杆旱烟的距离。对于年轻的公子来说，就是天与地的距离。写诗作文是那个时代通往皇官宝殿的通行证，公子两次落第，出长安穿三峡归故里。又经天数日，饱读诗书，蘸涪江之水，颂周代唐，终于将一支诗笔插在金华山，成了一座后人仰视的丰碑。

站立读书台，远望而去，四周一片苍绿，摇摇晃晃的树枝的倒影，活像出土亿万年的硅化木，将成为历史的化石，供后人揣摩研究；白茫茫的阳光铺满涪江，仿佛一面镶嵌在大地的明镜，鉴照前古今人；路边杂草上的露水，又像一滴“独怆然而涕下”的泪水，孤单而又薄凉。我双手捧起，双掌翻来覆去地滚动，如同一粒雪白的大米，在掌心里生根发芽，眼前却浮满了“圣人不利己，忧济在元元”的沉甸甸的诗句。

四角飞檐的拾遗亭，口衔盛世风骨，不畏饥饿，不惧山高水浪，振翅欲翔千万里；临土墙的文字，刻印了初唐革新求变的艰难，当我读到“人既失业，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”的诗句时，胸口猛然间针扎般疼痛。你出身巨富，衣食无忧，心装社稷，胸怀天下，一句“忧济在元元”破译了多少改朝换代的密码。或许，每个朝代都患有饥寒疾病，安居而乐业又是每个朝代苦苦寻觅的良药。悠悠天地间，苦口良药何处长？想到此处，我屏住呼吸，仰天长吟“念天地之悠悠”。

子昂，我曾在长安耳闻你重金购琴又砸琴的怒影，也目睹过你豪掷千金撒诗的壮举，尽管你铿锵的诗句如玫瑰一般，深深刺痛了达官贵族，但拯救不了麻木之人。你无数次徘徊在长安的大街小巷，却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

